

简帛医籍药学词汇概貌与研究

周祖亮

摘要：简帛医籍所记的药学词汇丰富而繁杂，包括药物名称、药物量词、煎熬炮制词、服药词语与其他相关词语等。在叙述简帛医籍药学词汇概貌的基础上，从药物名称考释、药物相关词语综合研究两方面回顾简帛医籍药学词汇研究现状。简帛医籍药学词语具有提供词语语源、订正传统训释等词汇学价值，研究空间广阔。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新材料的出土，简帛医籍药学词汇研究将取得更大成果。

关键词：简帛医药文献；药理学；词汇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1)04-0089-06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多地先后出土了大量涉及医药内容的简帛文献。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十五种）、张家山汉简《脉书》与《引书》、阜阳汉简《万物》、《武威汉代医简》等，另外在张家界古人堤简牍、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等出土文献中，也散见有医方简牍。以上这些医药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中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医学、药理学、针灸学、养生学、巫医祝由等。这些文献长期埋藏于地下，为传世文献所未见，没有经过后人改动与增删，从载体形制到文字内容都真实地保存了古代文献的原貌，为研究早期的医药历史与语言文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简帛医药文献的主体是秦汉简帛，它们保存了许多医方信息和医药名物，其中涉及药物的主要有《病方及其他》（该书内容较杂，包括医方、祝由术、农事、日书等）^①、《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四种^②、《万物》^③、《武威汉代医简》^④、张家界古人堤简牍医方木牍^⑤、敦煌汉简医药简^⑥、居延汉简医药简^⑦、居延新简医药简^⑧等。简帛医籍口语性强，所记载的医药名物繁杂，从词汇学角度分类，主要有医学、药理学、人体组织及附属物等医药词语，其中又以药理学词语最具特色，它包括药物名称、药物量词、煎熬炮制词、服药词语及其他相关词语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医药学、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简帛医籍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在简要介绍简帛医籍药学词汇概貌的基础上，就其研究情况进行综合论述，阐明其研究

①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病方及其它》，中华书局，2001年。

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③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1988年4期，第36-47页、第54页。

④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2期，第72-84页。

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2001年。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

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中华书局，1990年。

收稿日期：2011-06-16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和边疆地区研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简帛医药文献词汇研究”（10XJC740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祖亮（1974-），湖南浏阳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医史文献、医药词汇。

价值，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点设想，以就教于方家。

一、简帛医籍药学词汇概貌

从简帛医籍的出土墓葬年代和记录内容来看，《病方及其他》是秦代作品，《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以下简称“马王堆医书”）、《万物》是西汉早期作品，而《武威汉代医简》（以下简称“武威医简”）、张家界古人堤简牍医方木牍（以下简称“古人堤医方木牍”）、敦煌汉简医药简、居延汉简医药简、居延新简医药简则是东汉前期的作品。这些医药文献分别出土于长江流域和西北地区，充分地展现了上古时期的药物概貌、用药和制药情况，全面反映了当时的药物学成就。

简帛医籍记载了丰富的药物学词汇，包括大量的药物名称、药物量词、炮制词语和服药词语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

（一）药物名称。简帛医籍所记载的药物名称包括两种：一部分是已知名（包括通用名和异名），它们或者见于传世古本草书、古方剂书等医药典籍及其他传世文献，或者该名称虽然在传世文献中没有文字形式完全相同者，但是其意义清楚明白（如武威医简 56 简“赤豆初生未卧者”）；一部分是未知名，指该名称既不见于传世文献，也不明确其具体所指为何种药物，意义还有待考证。通过对简帛医籍药名的详尽检索和整理，统计结果显示，简帛医籍记录完整的药物名称共 735 个，其中已知药名 683 个（包括药物异名 415 个），未知药名 52 个。

简帛医籍 735 个药名表示 426 味药物（文字完整的未知药名以每个名称按 1 味药物计算，不完整的药名不计算数量），药物总数与药名总数的比例约为 1:1.7，数量明显超过《神农本草经》，这充分说明了秦汉时期用以入药的物质绝不止于《神农本草经》所述的范围。特别是少数简帛药名所表示的药物为传世古本草文献所未见，如杀本（《五十二病方》109 行）、阑根（《五十二病方》415 行）、犬肺（《养生方》67 行）等。这些文献事实表明，上古时期民间用药范围甚广，不限于传统本草典籍所记的那些药物。按照药物基原的性质来划分，简帛药物可分为矿物类药、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器物类药四大类，另有部分药物的具体所指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各种简帛医籍所记载的药物数量如下表所示：

表 1：简帛医药文献所载药物数量表

简帛医药文献	矿物类药	植物类药	动物类药	器物类药	待考药物	合 计
病方及其他	3	18	6	3	0	30
马王堆医书	33	209	120	10	25	399
万物	7	45	27	2	9	90
武威医简	16	62	13	0	9	100
古人堤医方木牍	1	14	0	0	0	15
敦煌汉简医药简	2	19	2	0	6	29
居延汉简医药简	0	9	1	0	0	10
居延新简医药简	0	19	2	0	3	24

（二）药物量词。简帛医籍的药物量词特别丰富，其中运用了许多度量衡单位表示药物的剂量，主要有：长度单位——寸、尺、方尺等；容量单位——匕、方寸匕、刀圭、合、升、斗、杯、参、瓿、灌等；重量单位——石、斤、两、钱等；估量单位——分（指等份）、指撮、剂；面积部位——方尺等。简帛医籍根据药材形态，也用“本、节、把、束、大围束、梃、拑（槩）、果（颗）、枚、丸”等作为计量单位。此外，还用自然界常见物体进行比拟，表示药物剂量，如马王堆医书有药物“大如苔”、“厚如韭叶”、“大如黑菽”、“如鼠矢”、“大如指端”、“薄如手三指”、“大如酸枣”、“大如羊矢”，以及“石大如卷（拳）”、“罍大如李”、“桃可大如枣”、“猪膏大如手”等表示法，武威医简对药丸的描述，有“大如婴（樱）桃”、“大如吾（梧）实”、“大如弹丸”等表示法。而且在不同的医籍中，药物剂量

的单位又存在一些区别,如重量单位“斤、两”在马王堆医书少见,却在武威医简多次出现(“斤”12见,“两”10见);大剂量单位“石”也非常罕见,仅在武威医简中见到1例。

(三)炮制词语。简帛医籍的医方除少数是一两味药外,绝大多数都是以复方形式出现的。在不同的医方中,根据各自的用途,药物经过炮制后被加工成汤、丸、散、膏、醴等相应剂型,并以酒、醋浆、米汁、豉汁等饮料服药,以辅助药物发挥疗效。简帛医籍的药物炮制方法可分为药物前期处理、药物粉碎、加温制作等步骤,词语形式丰富。

表示药物前期处理的词语主要有:挑选——择、去、脱等;洗涤与浸泡——洒、澣、渍、滌、濡、沃等;过滤——浚、湍、泚、湮、索、提取等;混合与搅拌——挠、骹、弁、饔、渫和等;干燥——阴干、干、曝、晒等。

表示药物粉碎的词语主要有:切削——斩、剗、剗、削、屑、剗、析等;捣打——捣、段、毁、溃等;研磨——冶、齏、磨等;咬碎——父且(咬咀)、咀、啮等。

表示药物加温制作的词语主要有:蒸煮——蒸、炊、沸、汆、煮、煎、熟、温、烹、爨等;烤炙——燔、烧、炙、焦、熬、煊、煨、炮、销等。

药物经过炮制后,还要经过“合”、“和”等工序,进行混合、调和,然后用蜂蜜、枣膏、动物油脂等作为赋形剂,再作进一步加工处理。

(四)服药词语。简帛医籍记载了许多用药方法,包括服药数量、方式、时间、禁忌等,其语言词汇表示形式多样。多数医方对服药数量都有比较具体的规定,也有少数用“食之自恣”、“少多自恣”等以示不拘用量。随着药物剂型的不同,服药方式主要有“含、吞、咽、饮、服、啜”等。部分医方对服药时间有明确要求,或饭前服,如《五十二病方》216行“以先食饮之”等;或饭后服,如《养生方》99行“以为后饭”;或晨起空腹时服,如武威医简45简“使病者宿毋食,旦饮药一刀圭”;或用“毋时”表示没有时间限制,随时皆可服用。有些医方规定了服药的禁忌,如《五十二病方》238行“服药时禁毋食彘肉、鲜鱼”;也有部分医方用“毋禁”表明没有任何禁忌。简帛医籍的药物外用途广泛,凡是金创、疣痔、虫兽所伤、皮肤病等外科疾病,都会用到外治方法,主要有药物外敷、涂摩、熨贴、洗浴、熏蒸等。

除了以上四方面内容,在简帛医籍中,还有对药物疗效的描写,如马王堆医书的“尝试、已试、令、已”等,武威医简的“良、甚良、良甚、大良”等,这些词语均表示药方疗效好。此外武威医简对部分常见药物价格有详细的记录,虽然内容不多,但是它弥补了早期医药典籍关于药物价格资料的缺失,因而显得十分珍贵。

二、简帛医籍药学词汇研究现状

近三十年来,随着简帛医籍的相继出土,各整理小组做了大量的文字隶定和词语考释工作。在简帛医药文献的图版与释文整理公布之后,学术界主要从中医药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角度展开研究,出版了系列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药学词汇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药物名称考释、药物相关词语综合研究两个方面。

(一)药物名称考释。简帛医药文献的用字问题十分复杂,简帛药名中不但假借字、异体字非常多,而且同物异名现象严重,一些药物往往有好几个异名。即使是同一种药物,在不同时代的医籍中也有不一样的名称和书写形式。而且简帛医籍所载的部分药物名称不见于传世医药典籍,所指名物不清,给阅读与理解造成了困难。为此,研究者在早期从文理和医角度出发,对药物名称作了大量的考释工作,解决了许多难题。

涉及药学词语内容,以考校、注释为主的简帛医籍专著主要有周一谋、萧佐桃《马王堆医书考注》^①,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②,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壹、贰)》^③,鲁兆麟、黄作阵《马

①天津科技出版社,1988年。

②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

③成都出版社,1992年。

王堆医书^①，张延昌、朱建平《武威汉代医简研究》^②，张延昌《武威汉代医简注解》^③，[日]小曾户洋、长谷部英《马王堆出土文献译注丛书——五十二病方》^④等。以上论著在充分吸收当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于简帛医籍的文字校注与词语解释，为文献释读和理解清理了障碍，同时对部分疑难药名进行了简略考证。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对当时整理出版简帛医籍的717个药物名称作了全面系统地整理，特别是对传世本草典籍未见的药物异名，按照药物基原性质分类，从语言（包括得名由来、构词语素、词语缩略、语流音变）、文字（包括文字通假、使用俗字、使用古字古义、使用异体字）两大方面入手，并联系药物理论进行详细考释^⑤。该书因对简帛药名搜罗全面，论述精当，受到学界好评。

研究者对药物名称进行考释的论文，数量更加丰富，其中大宗考释的主要有张显成、尚志钧、孙启明三家。张显成先后对马王堆医书和武威医简中的76个中药异名和疑难药名进行搜集整理与考释，相关成果在其《简帛药名研究》专著中也都得到了充分反映^⑥。尚志钧在《中药材》杂志先后发表11篇文章，按照药物基原对《五十二病方》的41个疑难药名作了考释^⑦。孙启明也考释了《五十二病方》的19个药物名称^⑧。

除了大宗系列考释文章外，还可见一些对简帛医籍药名的单篇考释和讨论文章。施谢捷就武威医简的门冬、寒水、大黄丹和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巴叔、龟脑、骆阮（白苦、苦浸）、茈、卢茹、泉垢、蜂胎（黄蜂胎）、囷土、合卢等药物名称作了综合考释^⑨。徐时仪从语音角度对《五十二病方》蜂胎、美桂两个药物名称进行了解释，提出得名缘由^⑩。孟蓬生对《五十二病方》的男子泊、屋荣蔡、旁蜂、潜四个药物词语的含义作了详细阐述^⑪。刘钊从字形和医理角度出发，认为《五十二病方》“诸伤”方中“龟、虫”应释作“桑虫”^⑫。陈力以《万物》的药物和疾病为纲，统计出该书所载药物和疾病数量，并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类，为相关名物作了注释和考证^⑬，等等。另外在一些对简帛医籍进行综合论述的文章里，也常见对药物名称等词语的探讨。

经过众多专家努力，虽然简帛医籍药物名称的研究成果丰富，使许多难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是由于简帛医籍的书写形式具有较大随意性，加上部分文献残损严重、研究者的学术视角存在差异等原因，直到目前，对

①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②原子能出版社，1996年。

③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东京株式会社东方书店，2007年。

⑤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由于该书未统计秦简《病方及其他》、张家界古人堤简牍医方木牍、居延新简医药简中的药物名称，因此与我们的统计结果有一些差异。

⑥张显成论文主要有：《简帛医书中的中药异名》，《医古文知识》，1994年2期，第10-13页；《简帛医书中的中药异名（续一）》，《医古文知识》，1997年2期，第32-35页；《马王堆医书药名“汾困”试考》，《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4期，第204页；《马王堆医书药名试考》，《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4期，第60-63页；《马王堆医书疑难药名考释二则》，《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4期，第54-55页。

⑦尚志钧论文主要有：《〈五十二病方〉“攻口、棹、产齐赤”考释》，《中药材》，1985年3期，第42-43页；《〈五十二病方〉“冥蚕种、食衣白鱼、长足”考释》，《中药材》，1985年4期，第48-49页；《〈五十二病方〉“蛭、蛇、全虫蛻”考释》，《中药材》，1985年5期，第45-46页；《〈五十二病方〉药物厚柑、朴、白付考释》，《中药材》，1987年2期，第49-50页；《〈五十二病方〉百草末、屋荣蔡、禾、陈稿、荆箕药物考释》，《中药材》，1987年3期，第45-46页；《〈五十二病方〉药物灶末灰、灶黄土、壑龔處土、囷土、井中泥、冻土考释》，《中药材》，1987年4期，第49-50页；《〈五十二病方〉药物丹、水银、青考释》，《中药材》，1987年5期，第48页；《〈五十二病方〉药物消石、恒石、澡石、封殖土考释》，《中药材》，1988年1期，第42-43页；《〈五十二病方〉药物“萆根、箕蓂、莖夷”考释》，《中药材》，1988年4期，第43-44页；《〈五十二病方〉药物“蒿、青蒿、白蒿”考释》，《中药材》，1988年6期，第42页；《〈五十二病方〉“五谷、米、谷汁、泽泔、黍潘”考释》，《中药材》，1989年5期，第43-44页。

⑧孙启明论文主要有：《〈五十二病方〉仆累考》，《中成药》，1983年5期，第30页；《〈五十二病方〉骆阮、白苦、苦浸考》，《中成药》，1984年8期，第30页；《〈五十二病方〉药物选释》，《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7年2期，第9-11页；《〈五十二病方〉漚与薛别释》，《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4期，第182页；《〈五十二病方〉鹊棠考辨》，《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4期，第248页；《〈五十二病方〉“麋芜本”别释》，《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2期，第118页。

⑨施谢捷《武威、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籍杂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5期，第13-19页。

⑩徐时仪《〈五十二病方〉补释二则》，《医古文知识》，2005年3期，第41页。

⑪孟蓬生《〈五十二病方〉词语拾零》，《中国语文》，2003年3期，第275-278页。除药物词语外，该文章还考释了三个疾病词语。

⑫刘钊《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一个久被误释的药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3期，67页。

⑬陈力《对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与疾病的整理》，《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1年2期，第53-55页。

部分疑难药名的认识和界定还存在较大分歧。

(二) 药学相关词语研究。简帛医籍药学词汇丰富,除了大量的药物名称之外,还有许多药物量词、煎熬炮制词、服药词语等。学界对此也有相关研究成果。

1. 药物量词研究。先秦两汉是量词从萌芽到初步成熟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的量词研究在简帛文献问世前一直做得不够,原因在于可资研究的材料不多,还难以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简帛文献的出土问世,特别是大量遣策、文书和医书等口语性文献的出土,为汉语量词史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简帛医籍包含了大量的物量词和动量词,其中部分为传世文献所未见,或者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用例。在药物量词研究方面,马继兴对马王堆医书药物的重量、容量、长度、估量等剂量单位进行详细考察,通过比较,认为帛书的药物剂量单位以容量为主,其中又以“升”、“斗”最为常见^①。徐莉莉认为马王堆医书的药物数量表示形式主要包括物量表示法、分数倍数表示法、比例表示法、约数表示法,并作了全面分析^②。张丽君通过《五十二病方》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器物量词、度量衡量词的综合考察,探析秦汉时期物量词的形成原因和时代特征^③。段祯通过对武威医简药物数量的表现形式和量词分布特征分析,认为其量词、数词与名词的组合形式松散,数词与量词、数量短语与中心语的先后次序不固定^④。

2. 其他药学词语研究。简帛医籍保留了一些汉字的古音古义,其中部分药物炮制词语因含义古奥,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李学勤认为武威医简和马王堆医书两部医籍中表示药物炮制的词语“冶”都是捣碎意思,是该字的一种古义^⑤。而段祯通过马王堆医书与武威医简“冶”字的综合比较,认为该字有“捣碎、研(磨)碎、粉末”三种意思^⑥。何茂活对武威医简的“父且”进行了考辨,认为该词意义是指用刀斧及砧板将药物砸、切细碎,后世文献所见的“咬咀”为“父且”的后起别字^⑦。

总的来说,相对于药物名称考释的丰富论著而言,简帛医籍药学其他词语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从对简帛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的已有成果来看,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文献的校注整理、古代医药理论的发掘、字词的考释三个方面。虽然已有学者涉及到了简帛医籍词汇研究,但这些研究还只局限于对少量词语的小规模研究,缺乏系统性。加上这类文献专业性较强,目前语言研究者留意不多,更难以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研究。迄今为止,还未见到综合运用语言学、中医药学等交叉学科知识,从词汇学角度系统整理、研究简帛医籍的成果。

三、简帛医籍药学词汇价值与研究展望

纵观简帛医药文献的研究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简帛医籍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人员来源广泛等方面。但是自新世纪以来,相对于其他出土文献的研究热潮而言,简帛医籍研究显得较为冷清。究其原因,一是该领域近期没有大宗的出土医药文献公布,二是原有医籍的文字考释、释文校注等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然而,简帛医药文献口语性强,有许多同时代传世文献少见的语言现象,在词汇和语法研究方面有着传世文献不可比拟的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一) 简帛医籍药学词汇价值。张显成谈到简帛文献在词汇方面的研究价值时指出,简帛文献可以提供词语语源、订正传统训释、增补词语意义、弥补词语用例阙如、提前始见书等^⑧。就简帛医籍药学词语

①马继兴《马王堆汉墓医书中药物剂量的考察》,《中国中药杂志》,1981年3期,第41-43页。相似内容又见于马继兴《马王堆汉墓医书的药理学成就(续)》,《中医研究》,1986年7期,第57-59页。

②徐莉莉《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所见称数法考察》,《古汉语研究》,1997年1期,第19-23页。

③张丽君《〈五十二病方〉物量词举隅》,《古汉语研究》,1998年1期,第73-76页。

④段祯《浅谈〈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量词及其分布特征》,《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09年2期,第54-57页。段祯《刍论〈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量词用法》,《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09年4期,第55-57页。

⑤李学勤《“冶”字的一种古义》,《语文建设》,1991年11期,第42-43页。

⑥段祯《简帛医书“冶”字考》,《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09年6期,第52-54页。

⑦何茂活《〈武威汉代医简〉“父且”考辨》,《中医文献杂志》,2004年4期,第21-22页。

⑧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第299页。相似内容又见于张显成《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第133页。

而言，它们在辞书学方面的价值主要是提供词语语源、订正传统训释。

1. 提供词语语源。例如“白鱼”，又称“衣鱼”，指一种小虫，可以入药。其名称见于《神农本草经》、《尔雅》、《广雅》、《本草纲目》等传世古籍。自清代以来，人们都认为“白鱼”得名于其颜色白而形状似鱼，“衣鱼”得名于该虫形状似鱼，生于衣帛与书纸中。然而《五十二病方》的出土，说明这一传统观点有误，该书医方对“白鱼”、“衣鱼”的语源有明确表述。

《五十二病方》215-216行：“（治癰方：）以冥蚕种方尺，食衣白鱼一七，长足二七。熬蚕种令黄，靡（磨）取蚕种治，亦靡（磨）白鱼、长足。节三，并以酖二升和，以先食饮之。”^①

从上述文字可知，“食衣白鱼”与“白鱼”同为一物，前者是全称，后者是简称。其得名的缘由是，这种小虫蠹食衣物，颜色白而形状似鱼。因而可以据此断定，衣鱼、白鱼二者得名同出一源，它们均为“食衣白鱼”的简称。

2. 订正传统训释。例如“膏药”，《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传统语文辞书都认为它是一种外用药。实际上，“膏药”并不是仅指外用药，也指内服药，还可以指既外用又内服的药物。这可以在武威医简中找到例证。

《武威汉代医简》17-18简：“治百病膏药方：蜀椒一升，付（附）子甘果（颗），皆父（咬）【且（咀）】。猪肪三斤，煎之，五沸，浚去滓（滓）。有病者取大如羊矢，温酒饮之，日三、四。与（其）宰（滓）捣之，丸大如赤豆，心寒气胁下患（痛），吞五丸，日三吞。”^②

在以上医方中，“温酒饮之，日三、四”、“吞五丸，日三吞”等句明确说明，该种膏药是用于内服的。

《武威汉代医简》57-67简：“治千金膏药方……逆气，吞之；喉痹，吞之，摩之；心腹患（痛），吞之；嗌患（痛），吞之；血府患（痛），吞之，摩之；咽【干】，摩之；齿患（痛），涂之；昏衄，涂之；鼻中生恶伤（疮），涂之，亦可吞之。皆大如酸枣，稍咽之，肠中有益为度。摩之皆三干而止。此方禁。又中郊（妇）人乳余，□吞之。气龙（聋），裹药以穀，塞之耳，日壹易之。金创，涂之；头患（痛）风，涂之，以三指摩；□□□□疝吞之；身生恶气，涂之。此膏药大良，勿得传。”^③

在上述医方中，“吞之”、“吞之，摩之”、“涂之”等句充分说明了此种膏药既可内服，又能外用，还可以同时内服与外用。以上两例语言事实表明，认为膏药只是一种外用药的传统训释需要修正。

（二）简帛医籍药学词汇研究展望。鉴于简帛医籍药学词汇的特殊价值和研究现状，有必要综合运用语言学、中医学、文献学、历史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在充分利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分类、比较等方法，对简帛医籍药学词语开展系统地切分、整理与研究。

1. 分类研究。利用已有词语考释成果，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按照药物名词（包括植物药名、动物药名、矿物药名、器物药名）、药物量词、煎熬炮制词语、服药词语等类别进行分类统计；二是挖掘药学词语所显示的古人治疗疾病方法、处方施药经验等传统医药信息；三是阐释简帛医籍药学词语在解读、校正医药文献方面的价值；四是归纳词语意义，阐释药学词语在语文辞书、中医药辞书编纂方面的价值。

2. 比较研究。与传世医籍的常用药学术语进行横向、纵向比较，明晰常用词之间意义异同，揭示常用药学术语的意义和形式的发展演变规律。

目前，随着文献整理技术的更新和工作的深入，部分简帛医籍的旧材料得到重新整理，如湖南省博物馆已委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对马王堆汉墓帛书进行重新释读，这也包括了对马王堆医学古籍的整理。同时简帛医籍的新材料还不断被发掘整理，如北京大学2009年收藏了一批西汉竹简，其中就包括了180多个医方的古医书，另外在尚未公布的江陵王家台秦简、龙山里耶秦简等出土文献中也散见一些医药疾病简牍。随着简帛医籍旧材料的重新整理和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可以预见，今后在简帛医籍领域将出现新的研究高潮。

（责任编辑：石磊）

①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②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摹本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4页。

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摹本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10页。